



老兵档案



李金锡,1928年出生,1944年加入八路军,一次次穿行于日寇的封锁线之间,出生入死为部队传递情报。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

当上八路军通信员,机智送情报

1928年,我出生在河北省枣强县一个小村庄。抗日战争时期,村里经常遭受鬼子“扫荡”,乡亲们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。我父亲李方润是村里少有的读过书的人,积极参加抗日工作,被乡亲们推选为村长。1942年,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父亲明里应付日伪军,暗里积极配合八路军行动,为部队提供情报,护送官兵越过封锁线。

1944年,八路军急需扩充兵员,父亲把不满16岁的我送到部队。我成为冀南军区六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的一名通信员,主要任务之一是传递情报。当时,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

施“囚笼政策”,敌人的炮楼和封锁沟到处都是。任务不是特别紧急时,我们都是夜晚送信。我晚上出门怕黑,还容易迷失方向。为避免迷路,我和其他通信员总结了几个辨别方向的小技巧:先看天上的北极星,没有星星就看路边的房子,房子的主房一般都是坐北朝南。然后是看路边的大树,一般朝南面的树冠更茂密……

通信员除了胆大心细,还得随机应变。一天上午,我和另一个通信员受领紧急任务,立刻传递一份重要情报。情报写在一张小纸条上,我把纸条藏在衣兜里,和战友背上草筐,从高

粱地里抄近道,准备穿过封锁线。就在我们钻出高粱地、横穿公路时,突然遇到一股伪军,后面跟着几个日本鬼子。距离太近,我们来不及躲避。我朝战友使了个眼色,战友立即会意,我们两个先是争吵,接着“动起手”来。趁着扭打的机会,我快速把衣兜里的纸条埋进土里。伪军走到跟前,以为我们在打闹,呵斥我们让开道路,没有搜查。就这样,我们保住了情报,最终安全送达。

为了在执行任务中更好隐藏身份,我和战友们在沿途每个村都找了一户可靠的村民,商量好掩护的身份,以应对日伪军盘查。这

样的人家被称为“基点家”。有一次,我在夜里住进一户“基点家”,没想到第二天天不亮,敌人包围了村子。狡猾的敌人把乡亲们赶到场院,让他们指认哪些不是本村人,以此来辨别隐藏的八路军。就在这时,我注意到场院边有个伪军正提着一桶白石灰浆刷标语,就灵机一动,找机会接近他,帮他提起那桶石灰浆。这个伪军见我“有眼力见”,就让我跟在后面,到村里刷标语。眼看离场院越来越远,我趁伪军不注意,悄悄溜进路边高粱地,成功脱险。(口述/湖北武汉 李金锡 整理/王际凯 常梦星)



从生疏同学到夫妻



我和妻子周素梅是初中同学。1965年,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入县六中,但不在一个班。我们两家相隔一公里,她家住集镇,我家在乡村。我们离县六中很远,有4公里,还隔一条大沙河,去上学的路上必须乘船过河。每个周六放学回家,我们都是走同一条路,但因男女有别,我们即使相遇也不打招呼,很生疏。

三年初中毕业,我当兵到了上海,她考上了高中。后来,她参加了工作,分配到县粮食局周营粮管所。1972年,我当了排长,回去探亲。这时,她调到县商业局百货大楼当营业员。经媒人介绍,我俩成了对象。1976年,我们结婚了,先后生下一儿一女。虽然一直分居两地,但我们相处和睦。1984年,我从部队转业,从此一家人团聚。(河南沈丘 郭成云 76岁)

参加知识大奖赛,输在按铃上

1987年,我在单位做秘书。那时,各种大奖赛很热,电视台常播。河南省供销系统要举办一场“消费知识大奖赛”,电视台全程转播。领导让我回家背题,作为单位三名选手之一,准备参赛。

200多页的一本书,涵盖了我們经营的所有门类,要10天背完。临赛前,在单位进行一次预演。这10天,不管走到哪儿,我都在读书背书。我把书拆开,把生疏的部分贴在床头、卫生间、餐厅、阳台……无论走到哪儿,转头抬眼都是知识。预演那天,我们三个选手碰面,都是眼窝老深,人瘦了一圈儿。还好,预演非

常成功,赢得阵阵喝彩。公司领导说,如在省城夺冠回来,公司大门搭彩楼迎接,浮动上调1级工资。

等我们到了省城住进宾馆,隔壁房间的门铃“叮咚叮咚”响个不停。我们想,参赛者都一个系统的,这肯定是熟人拜访。我们3个紧闭大门,埋头复习,拜访的事待赛后再说。第二天,大赛开始,不论是必答题还是选答题,我们仨都是有问必答,无一答错,遥遥领先。不料,刚进入抢答环节,我们就乱了阵脚:不是铃按早了,就是铃按晚了。他不来,我也按不准就再换人,转了一圈儿,越换越乱,3

个人额头都渗出了冷汗。我们偶尔抢到了几道题,却因为慌乱没有全答对,其他参赛队抢答却出奇的顺利,我们输得一塌糊涂。

这临门一脚咋就这么臭呢?事后才知道,人家哪是拜访熟人,那是把门铃当做抢答器在练习……这输的,不服都得服。回到单位,想起领导说过的话,我埋下头,溜着墙根儿走,见谁都不敢打招呼。回到家,妻子说:“电视上就看到你一个镜头,一闪就过去了,折腾半个多月,就亮这一下子?”我没吭声,心说,亮这一下子,够我记一辈子了。(河南洛阳 郭德诚 71岁)

合作男声二重唱



1972年底,单位组建文艺宣传队,我有幸入选。因我与工友小白被安排合作男声二重唱,我到县城书店购买音乐书籍,看中了当年出版的《战地新歌》。我是汉族,小白是回族,选来选去,我俩选定了《真像一对亲兄弟》这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军营歌曲。这首歌反映了汉族和维吾尔族战友的革命情谊,得到领导的首肯。

宣传队没有专业的艺术指导,排练节目时,队员们一起出点子想办法,最终由队长定夺。《真像一对亲兄弟》在电台经常播放,我和小白张嘴就能演唱,排练时主要是在表情动作上相互协调。我俩认真琢磨如何表达兄弟民族之间的情谊,清晨还到工厂附近的树林里演练。经过半月排练,演出时,我们的合唱荣获二等奖。“我叫王小义,我叫买买提,今年都是十八岁,个头差不离……”半个世纪过去了,歌词我仍记得清清楚楚。(广西灵川 陈燕炳 72岁)



像办大事一样,母亲筹划照合影

1962年初春,我4岁生日要到了,母亲想拍一张照片作纪念。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,生活还相当困难,照一张相片要三四块钱,可以说很奢侈。尽管如此,听说要给宝宝孙子过生日,爷爷还是慷慨地给了5元钱。

对这次照相,母亲就像办大事一样认真准备。母亲把我哥哥的旧衣服翻新成上衣外套,还把把我们姐弟的衣服用火烙铁熨平,把我们3个打扮得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。在我生

日那天,母亲领着我们步行约一个小时,到了镇上照相。当时,姐姐16岁,哥哥12岁,母亲39岁。父亲因事没去成,成为这次合影的一大缺憾。

时光过得真快,转眼过去了一甲子,我们又照了张合影。遗憾的是,父亲已过世,再次缺席合影。到今年,母亲102岁,姐姐79



王继臣和家人的两张合影

岁,哥哥75岁,我也67岁了。老母亲身体健康,头脑清晰,是我们后辈的福分。遗憾的是姐姐因腰疼病严重,已不能照合影了。(河北宁晋 王继臣 67岁)